

海軍工作四十年(八)

赴大陳作戰回台蒙冤受屈

●楊元忠（前東南長官公署副參謀長、海軍總部副參謀長、海軍元老）

表現優異卻受處分

前些天我翻閱積在案旁的幾份雜誌，看見其中一份有陸軍胡所將軍所寫的「大陳回憶」一文。因為我當時亦在大陳指揮海軍艦隊作戰，並於一年多前寫了「追憶大陳海戰」一文，登載於四二二期的「中外雜誌」上，所以就吧胡文仔細看了一遍。因此知道胡將軍曾在大陳防衛司令部擔任參謀長，後改任師長，以迄撤退回台。

因為中共的陸軍沒有進攻上下大陳，所以胡將軍可以說是沒有對中共作戰過，祇有遭受幾度躲空襲警報而已。他不像海軍不但幾度對中共的魚雷快艇作戰，而且多次對中共來襲的飛機作戰。

胡將軍於國軍從大陳撤回台灣之後，蒙蔣總統召見，頗受嘉獎。不久之後，就

由上校師長調升為中將編階的裝甲兵司令，以後逐步上升到兵團司令。可是我回台灣之後，遭遇就完全不同。十多年中，都被派任非常之冷的工作，一直到限齡退休，都沒有晉級，是不是我在大陳負責指揮海軍作戰，工作表現很糟嗎？不然。

中作戰，是打擊人最容易的時機，他們一向很肯走「政工」路線。到這個時期，已經走得很有門路。當時就利用我去大陸指揮海軍作戰的機會來打擊我，可以說是「水到渠成」，我從大陳作戰回來，遭受很嚴重的處分，就是這個作用。

如期赴大陳接任務

我是於大陳情勢相當緊張，太平艦被中共的魚雷快艇擊沉之時，自己請求前去指揮海軍作戰的。我在大陳三個月，措施都很穩妥，對中共海空軍作戰，因為都能預測，所以沒有疏漏。但當時海軍中有一批電雷學校第一期出身的人員，他們是民國廿二年入學，祇讀了一年半就畢業，因此學術能力都很差。而我在海軍中則表現得很好，而且比他們資深。我如果繼續幹下去，對他們的升官發財門路，很可能構成障礙。他們乃努力找機會打擊我。軍

我去大陳負責指揮海軍對中共作戰，是在一九五四年十一月開始。當時我的職分是海軍第二艦隊少將司令。但九月初，在金門負責指揮海軍的第四艦隊司令，是海軍電雷學校第一期出身的黃震白。他因中共大舉砲擊金門，就以「失眠」為由請病假。當時的海軍總司令梁序昭中將，問我肯不肯去金門替黃司令兩個星期？我因為梁序昭是在一九四九年八月，我從海軍

第四軍區司令任內，被調去台灣擔任東南軍政長官公署陳長官的副參謀長時，海軍總司令桂永清派他去廣州接我的職務的。我怕他有我對他不夠尊重的感覺，立刻就答應去金門。這一去就因為黃司令拖了將近兩個月方回去，我乃於十一月初方回台灣。距離預定我於十一月中旬去大陳接替宋長志的時間，祇有不到兩個星期。梁總司令覺得不好意思，乃決定另外派人去大陳。

那時駐大陳的太平艦已被中共的魚雷快艇擊沉。中共的飛機亦不斷去大陳找目標轟炸。情勢相當緊張。而那位被指定代我去大陳的，又已不在艦隊工作有年，對大陳的局勢並不熟識。因此我乃向梁總司令請求，仍由我去大陳負責為妥。梁總司令見我十分堅持，乃將原先的命令撤回，讓我於十一月中旬去大陳接宋長志代將的工作。次年二月我軍從大陳撤防，我方回台灣。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過了個多星期，海軍總司令部舉行「大陳戰役檢討會」。主要目的，是要檢討我在大陳的工作，由參謀長王天池少將主

持。我被邀出席，當即據實報告，並說明我所報各項，當時的旗艦都有紀錄可資證明。王參謀長知道我是自動請求去大陳工作的。他聽我的報告後就說：「楊司令所作各項措施，都沒有任何差錯。」這時我正準備退席，海軍總部的政戰部副主任，電雷學校第一期出身的楊維智就說：「層峰對楊司令非常震怒。如不予以嚴重處分，恐怕不妥。」這麼一來，這個檢討會對我的工作作何決定，我就不曉得了。

過了些時，我方知道楊維智曾經在找我的毛病。因為我從來沒有貪污過，無病可找，乃將我在大陳唯一的一次，於中共空襲之後，防衛部的空襲警報信號亦解除之後，方離旗艦，去大陳防衛司令部見劉廉一中將司令，研討修改該司令部對當地海軍所定的運用原則時，編為「我跑到陸上去躲空襲。」這報告由楊維智呈蔣經國的參謀總長彭孟緝上將嚴辦我。彭總長一再建議記我大過兩次，都被批「太輕。」這個時候，我已經在國防大學的聯合作戰系受訓，經探知此案內容。覺得我在海軍總部的會議中所作的報告，並沒有發生作用，現在如再作申報，一定亦到不了

蔣總統手中。但我亦知道，在國防大學聯合作戰系受訓的學員，都是三軍中的高級優秀分子。到將要結業時，蔣總統一定要個別單獨召見，垂詢一次。乃在預知他即將召見我的時候，寫好一篇報告，說明我在大陳作戰的重要事項，於面見蔣總統時，當面呈給他，並說明我是在大陳情勢危急之時，自請前去指揮海軍對中共作戰的，我怎麼會跑到陸上去躲空襲呢？請總統垂詢海軍梁總司令，便可證明我這報告屬實。這報告呈給他的時候，他沒有把它交給他的秘書，而是放入他自己的衣袋中。

過了些時，彭總長再把那要嚴辦我的公文送上去的時候，乃被批為「記小過一次」結案。

軍中風貌培養心腹

我去大陳負責指揮海軍，到戰役結束，雖沒有任何差錯，仍被記了一個小過。從此以後，一直被調任非常冷淡的工作。我的部下及學生，在我升少將的時候，他們祇是校級軍官，以後有的因為升任總司令、副總司令，就晉級為上將或中將。我則到限齡退役的時候，一共做了十九年的海軍少將，在海軍中建立了空前亦可能絕

後的紀錄。

起初我對於被調任非常冷淡的工作，不曉得是何原因。後來逐漸探詢，方知道問題是出在蔣經國方面。因為我於民國二十八年被選派去重慶郊區的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第二期受訓，與蔣經國是同期同學。全班同學約三百人，編為一個大隊，受訓期限是五星期。大隊長是陸軍中將王東原。但關於大隊的集合、行動、指揮的工作，他則每天從學員中挑出一員來擔任。我因為成績不錯，就被挑出來過，從上一天的大隊長蔣經國手中接佩大隊長的標帶。因為我與他年齡很接近（我比他大一歲），所以彼此很談得來。受訓完之後，因工作範圍不同，就難得有見面的機會。

政府搬到台灣之後，蔣經國就成為蔣總統的「把門人」。他為要加強控制軍中的軍事政治工作，海軍方面，他就派趙龍文去擔任海軍總司令部的政治作戰部主任。當時海軍的總司令是桂永清陸軍中將。他自恃是蔣總統的學生，對趙龍文並不重視，不許趙把他的幹部帶進海軍來幫他展開工作。趙龍文乃向蔣經國訴苦，蔣經國飭趙龍文去找桂永清的毛病，好用來告他一狀。趙龍文把這工作交給他的副手楊維

智。楊則找他在海軍中的四川籍同學黎玉璽、黃震白等人幫忙。

本來桂永清是一直不斷提拔他們的恩人，但他們覺得能走上蔣經國的路線，就犧牲桂永清亦不在乎，乃盡力去找桂永清的毛病，報告做成之後，都在報告上簽名，以加重報告的分量。這報告交趙龍文、蔣經國呈給蔣總統。桂永清因此被調任總統府參軍長閒職。黎玉璽、黃震白、楊維智等則因此成為蔣經國在海軍中的心腹人物。

官宦之路明爭暗鬥

政府撤去台灣之後，東南軍政長官公署就被併入行政院，其軍事部門則撥歸國防部。桂永清利用這個機會，就把海軍總部的參謀長宋鏞，調任國防部次長，把我調任國防部戰略計劃委員會的委員。他另把海軍中比較資淺的馬紀壯及黎玉璽，調到總司令部做副總司令及參謀長。這樣他方覺得比較放心。那裏知道他因為太得意，乃把蔣經國派去推行海軍政治工作的趙龍文管制住，而被蔣經國告倒了呢！

馬紀壯及黎玉璽因桂永清被調走而升為總司令及副總司令。馬紀壯是東北海軍

官校我的後期同學及學生，他升任海軍總司令之後，就把我從國防部的委員閒職，調回海軍總部擔任副參謀長。兩年後因第二艦隊司令，黎玉璽的同班同學做得很好，就把我調任第二艦隊司令。黎玉璽當然很高興。他覺得前些時他很輕鬆地就把桂永清告倒，纔升為副總司令。如果再把馬紀壯告倒，他就一定可以升為海軍總司令了。乃以我遷調第二艦隊司令問題為主旨，編了一套似是而非的資料，告了馬紀壯一狀，交蔣經國呈給蔣總統，並建議由黎升總司令。因此馬紀壯祇做了兩年總司令，就被調任國防部次長。至於總司令一職，蔣總統覺得黎玉璽一再控告他的上司，亦是個問題人物，不准他升上去。另從中央海軍中挑選比較資深的梁序昭少將升為總司令，成為黎的上司。蔣經國因此囑黎不可再告狀了。梁序昭乃平平安安的幹了五年海軍總司令，方由黎玉璽接任。不久之後，蔣經國就把他升為參謀總長，晉級為一級上將。

黎玉璽在電雷學校求學的時期，原定為兩年。但他後來說，因為學校初辦，問題很多，事實上祇讀了一年半就畢業。因此海軍的學術基礎很差。祇因他是桂永清

及蔣經國的紅人，就是出問題，海軍中亦沒有人敢出來指摘。但是當了參謀總長，情況就不同。海軍業務之外，還要處理陸、空、聯勤的業務。陸空軍的高級人物就不客氣了，常常搞得他很難看，因此好些問題，祇好去請示蔣經國。給蔣經國對電校出身的人員一個很壞的印象，以後的海軍總司令，就再亦沒有電校出身的了。

老境彌甘得天獨厚

蔣經國兼國防部長的時候，用馬紀壯做副部長，做得很好。因此海軍總司令，東北海軍出身的亦就多一些。他後來做了總統，還把馬紀壯調去做了一段時期的秘書長呢。因為有這樣的關係，他對我的印象

亦就好些，就示意參謀總長彭孟緝，派我到紐約市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的軍事參謀團做中國海軍代表。這個職位，規定是將官不定階。我本來可以晉級中將的。但當時的中國軍事代表團團長，是空軍代表王叔銘上將兼任，他與參謀總長彭孟緝是死對頭。他懷疑彭孟緝派很資深的我去，可能有對他不利的企圖，便把當年我的考績列為丙等（六十分至六十九分），亦即是「庸劣」。因此不能晉級，祇有以少將做到滿十九年，限齡退役。

蔣經國對我最後的遭遇，雖然不同情，但亦沒有挽救的辦法。乃囑海軍破例准我在任所辦退役的手續。我在辦這手續的時候，覺得政府所建立的許多制度，尤其

是考績制度，很有問題。故而我在海軍服役四十年所表現的成績，最後竟被以「庸劣」考績一筆勾消。實在令人不平。因此在退休之時，就不領終身退休俸，以示我對在海軍服役這段時期的厭煩，而從頭開始另一種生活。

我當時即在紐約市相當大的一個公司，找了一個低級工作。因為表現得非常之好，第三年就被調到另一部門，越級升為經理。我的配偶則在紐約市的哥倫比亞大學工作。我們都做到六十五歲退休年齡，就領有「服務社會退休金(SSB)」終生。目前我們夫婦都是九十多歲的老人，健康還都相當好，生活亦相當寬裕，可稱得天獨厚了。

中外雜誌社稿約

- 一、本社園地公開，歡迎名人傳記、軼聞趣談、真實傳奇、中外古今、現代史話、回憶與隨想、醫學新話、科技新知等作品。
- 二、來稿請用稿紙繕寫，字體力求工整清晰，附照片插圖尤佳。
- 三、有關外國人名、地名等事有名詞，一律請加註原文。
- 四、來稿以白話文為限，對中外名人傳記，以近代現代人物為主，對傳主直稱其名，單名連名帶姓，不稱公稱老，稱先生，不空格，不抬頭，以突破時空限制，除特約稿件外，請勿超過五十字（長稿採用時，超出部份不計稿酬，特約稿件不在此限）。
- 五、來稿一經採用，出版後得酌送稿酬或贈本社及附屬出版機構書刊。凡經由作者委請本社指定編輯增訂考證修飾文字內容，增加插圖後刊出之稿件，本社交由「聖文書局」印行選集或出版單行本時，不另支付稿費或版稅。
- 六、本社所發表文字圖片未經徵得本社編輯委員會及作者本人同意，一律禁止轉載，如有侵犯者，當依法追究。
- 七、來稿務請作者在原稿上註明真實姓名、地址及簡歷以便連絡。本社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為精益求精，必要時將予刪改，如不願刪改請先聲明。
- 八、來稿如不採用恕不奉復亦不退稿（請自行影印留底），來稿請寄台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編輯部收。